

崗上夢未央

瀛苑副刊

倘若，哪天離開淡江，再有個若干年後，我又會懷抱著怎樣的心情，來回憶這崗上的一切種種？

是否，我會如同朱天文在「淡江記」裡所回憶的淡江？想念著牧羊橋與那白色盛開的睡蓮；想念著春初綻放於自強館前的紫紅色杜鵑花；想念著從後山逛到鎮上逛到江邊；想念著每一場在活動中心擠爆人的演唱會與舞會，與想念那個還有李雙澤的民歌時代，而後開始的金韶獎，然後也為自己寫下屬於心中的淡江記。

總會記得，大一時的體育課，曾經在松濤旁的羽球館打過幾場球，不知何時，那裡改建成為充滿藝術風味的文錙藝術中心，偶而到那裡看畫，腦子裡想的，畫中所呈現的，卻是過去與同學在球場上較勁球技與廝殺搏鬥的畫面，如此，美麗磁磚的底下，必然也記載著當年我們有過的揮汗淋漓，畫面在此停格，汗水不再，記憶卻不曾被蒸發。

對於旁邊的新噴水池印象深刻，倒不是因為它的美麗，而是每每總有迷糊的同學忘記噴水時間，一踏上時，水舞剛好飛起，舞的不只是漫妙水花的節奏，同學也成為當中的奇景，好不容易從扭曲的水柱中逃離了出來，甩甩身體，一身的窘境與滿臉的通紅，因為年輕，所以一笑置之就過了。

那時還沒有覺軒花園，初春時的大雨過後，我總愛站在瀛苑的台階上，望遠觀音山，那山上的田埂被雨水闢出了歷歷分明，整個八里鄉細細的被工筆勾勒了出來，淡水河一片白茫茫，後方大屯山上的風通常都會在此時捎來春天的訊息，涼涼的還帶著點寒意。

努力搜索著腦子裡一切有關於淡江的舊時回憶，不太記得剛進淡江時城裡的模樣，時間更迭的太快，城裡的一景一物，當我還來不及仔細瞭望，改變卻已在匆匆一瞥間。

於是畫面中，一棟棟新的建築物在城裡被興建而起，不太清楚它們完整的名字，只知道科學館已經出現，游泳館也即將座落，而後來還有待建的室內體育館，未來在後山的宜蘭礁溪，淡江的足跡也將可以在那裡覓得。

而那些如同老建築物斑駁的記憶，終將隨之被取代，曾經在我腦海裡所停格的最原始畫面，也將會隨時間漸漸模糊，倘若再度被喚起時，回憶就像一塊塊塵封了的拼圖，開始拼湊著漸遠的過去，與銜接著一段段不完整的崗上歲月。

2010/09/27